

柯个巖集

心燕題簽

竹巖集卷五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亨

清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潮重校梓

邑優行廩生十九世從孫玉樹

福安縣庠生後學丁夢松

序

送南京刑部侍郎廖公序

吉水廖公安止爲人慷慨有大節好談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而取其風聲氣烈之尤著者以自期宣德丁未舉進士爲

刑科給事中累遷至大理寺少卿其爲行益修功益懋蓋稱其位也在景泰間嘗上疏諫易儲事其言甚懇切被箠辱死而復甦謫官陝西羌寧驛方其欲諫也人有力止之者而君以忠義所激毅然不能回及其謫也人又意其憂悴堙鬱形容枯槁將至於滅性而公排蓬藿爲屋以居烹葵藿而食之取故囊中書諷味至理泰然如平時蓋其學之所至中之所主豈以竄斥流離而或遷哉英宗皇帝初復寶位也輒召公還舊職仍往南京以旌其忠尋又陞南京禮部侍郎又改刑部朝廷寵任之意屢加而公感激圖報之心益以至今以三載奏最歸刑部郎中甯君員外郎王君偕來需子言爲贈夫仕而任一職治一事非大有所關係者夙夜勉勉焉盡其力

以求至於不廢君子於此與眾人固無異也其或事有係天下之安危言之而不諱任之而不辭眾相與非笑之而不顧至於嬰逆鱗遭譴謫無少懼而悔焉然後知君子之所爲異於眾人而其所至豈易量哉嗚呼若廖公之諫易儲蓋異於眾人者千百世之下垂光於史籍可知矣公歷官幾四十年其施爲之善多可稱頌然求其最著未有若此一事者予故序以送之使人知向往焉而予亦因以自勗也

送鄭大尹序

鄭君思實之爲東莞令也客有過予言曰國家重進士之科皆天下瓌傑士旣舉而用之宜黃門宜御史宜郎署以大宛厥施奈何詘之使就治邑邑不過百里地思實豈百里才耶

余應之曰天子代天應物民庶而事夥欲治而理之詎止乎一人之聰明故析天下爲諸藩藩有重臣懼其事大而於小者或畧也縷析之爲郡郡有守又縷析之爲邑邑有令令於民爲最親民之所欲訴者非大姦元惡豪猾橫類鮮不之邑而之郡者故有爭訟思令與平有寒餓思令與濟有劇歛思令與舒猶孺子焉非慈母罔訴非他人克當其意令之職不亦甚重矣乎近世爲令由他途進者非其才不能任重則爲利欲之軋于中蠹政戕民民何不幸而遇此也惟進士知進身之難思以全之知令之職之重欲以勝之且充於才不軋於利蚤夜孜孜焉以父母斯民爲心民何幸而遇此也以民之所幸者國家寧不使爲之而使民罹不幸耶爲進士者亦

何忍不誦就之以爲民之幸歟思實方將思任重於邑以幸乎民邑之民方將幸其得賢父母而交相慶也以予之言豈思實所嫌哉客謝而退明日予與鄉薦紳追餞思實于河澣因道其與客言者勉之且勉夫天下之凡爲令者也

送表兄戴君文弘之任序

表兄戴君文弘甫圭山人少有奇操家居喜植花果治蔬圃爲樂構一軒灌木之陰日與兄文耀談論古今人物賢否反而攷諸身惟恐爲不善之歸性不喜佛老而禪宮道觀以雄特名者多遊其中蓋以其有山水之奇可以發吾趣也君初意不欲仕郡縣聞其才辟之乃不得已起趨事藩司久而升名吏部以年勞得官去宰會稽東關驛予少與君同讀書日

上下追逐心甚適也旣而予仕于朝餘十載雖其間君嘗兩至京邸執盃酒爲歡然席未及煖而驪駒已在門矣適以勤單車遠寓之懷也茲而相處幾兩載日以談詩鼓琴爲事間又連騎出城尋幽絕處班荆坐疊疊作清語竟日始歸夜則對牀聽雨怡然忘其爲久客人也某自計於心曰如是而能不去以終吾歸老之日其樂可勝道哉顧以君有必去之命而予欲強而留之不可得也予聞會稽多佳山水又多文人韻士生於其間君去而與遊將必有甚樂焉樂山水而忘遠道之別亦恒情也君果能不余忘乎則中之所樂發於聲而爲詩者幸以寄我

送李景淵知潞州序

潮縣李君景淵自太學拜潞州知州其友大理寺丞董君某
請予言爲贈予叨食於官方自咎之不暇而暇爲人言乎況
未同而言昔人以爲媿而予與景淵未嘗相識尤不宜強有
言也董君之請不置乃爲之言曰凡奉天子命出吏于土者
比至疆聞者傳語相告近而郊遠而牧又遠而垌野提攜往
來趨候于道左及受代則視之如塗人甚則羣然咻之惟恐
其弗亟去也何哉方民之久困催征粹抑無告望救之殷奚
翅執熱之待濯一旦新代者至冀其能施善政而有以生已
也奈何生之無方而困之滋甚欲民之不我就得乎間有欲
留之者率皆夤緣狎昵之人於窮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爲
民也官猶父母民猶子也父母失恩於子子猶離之况官失

政於民耶景淵至潞州使民安也則卧治之而已矣民或困焉當早夜盡瘁施善政以生之母使民我誅也觀今之人類喜諛言心竊非之夫求言而欲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也故予於景淵規之如此異時治治于民聲聞四達尙爲好辭頌之未晚也

送王懷德僉憲序

王君懷德蜀之榮昌人王之門多佳子弟而懷德尤英爽不凡早遊邑庠以書經舉鄉試有名得乙榜拜雲南石屏學正石屏之教事久廢不興興自君始迄九載滿秩進監察御史俾執法以正臺綱人曰懷德儒者也教雖優而或短於法去其所優用其所短欲不顛仆鮮矣先是教官進御史者往往

以迂滯廢事爲臺憲之羞故人爲君懼而君居臺憲餘六年
持正不阿治冤訟無少戾法意累奉命出按諸藩威行於吏
而利澤及於民聲譽落落響人耳人又曰懷德誠儒者哉治
一事不能兼眾長世儒之病也懷德誠儒者哉蓋君先世多
宦達而其爲人又喜交聞人故於天下事非其家之所素聞
則出於外之所習見稠眾中推君爲通才其於政也宜無施
而不可矣茲又膺抽擢去爲湖廣僉憲僉憲與御史皆執法
之官以御史爲僉憲是猶駕輕車馳熟路神閒意定不見其
爲勞也雖然官怠於宦成古人之所戒也夫人之所患者怠
而止爾惟不怠而止其進孰禦之哉君僚之長趙公某浙人
嘗叅佐閩藩廉慎有爲閩人思之至今君去而旦暮相與周

旋一堂之間將必有裨益矣蓋朋友麗澤之資君子所不廢者遂書爲君之官之贈

贈副綱僧玉峰序

郡有僧綱司司有都綱副綱皆官也州之僧正邑之僧會暨諸名山之叢林咸隸焉往歲予歸省時嘗遍遊莆之叢林而學佛之徒能修檢以不墜其教者百無一二其室宇亭館登眺燕賞之處多就頽廢滿山林壑昔賢品題以爲最佳者汗闕枯悴令人觸目興懷獨囊山一寺猶存舊觀其僧又好儒術學作詩畫爲可喜者近亦聞其紛更廢弛殊不類往遊日也是蓋官非其人不能爲之領袖抑亦其教之盛衰固自有時與鳳山永福禪寺僧玉峰連江里龍溪吳氏子幼聰警過

人有才具而性淡泊雅好佛氏之學遂去父母爲僧苦心禁
欲能出一頭地於輩夷又好與吾儒遊而吾儒亦重其行往
往造山扉歌吟笑樂竟日忘歸玉峰焚香瀹茗陪從盡誠欲
客之久留不厭也大理寺評事張君時繹在泮時嘗寓於其
室與玉峰交最好至于今猶不忘則玉峰之爲人可知矣去
歲諸叢林之長者以副綱缺員僉舉玉峰補之玉峰方盛年
而爲叢林所推重如此由是而益勵所學寧不振其道於廢
墜之餘哉余因是有所感焉吾儒之道與佛殊途彼之衰宜
此之盛而卒未見何也豈學者之志不篤而爲之領袖者亦
若彼之非其人歟推數攷時宜盛而不能盛可慨也已玉峰
得朝命還張君求予言爲贈予愛玉峰學佛能嗜儒遂重以

言且寓所感者以諭吾同儕云

贈兵部郎中吳君天錫序

淳安吳君天錫少聰警學春秋得其子斂之法能品題人爲科舉詞章艱深之題眾所焦思悲吻不能成者君操筆談笑而就自游邑庠時已有名雖宿學重望者咸驚詫以爲罕得及舉鄉試升于太學學益進才益茂而名益馳余時亦從君於筆硯之伍早暮相追逐於羣豪之中甚相好也旣而同登進士第君拜兵部主事以廉懋稱用是遷郎中進階大夫子喜君被擢而於交道爲有光也進賀於其門君曰子賀我耶人之負器物也輕則逸重則勞我方懼其勞而惴惴焉何以賀爲予爲之言曰君視事之暇理舊學以進新德其負荷於

後者將有重於今今之懼將如後者何昔孟子加齊之卿相而不動心君獨不能爲古人耶雖然君之心未可訾也凡古今天下事未有不成於祇懼而敗於率易也墮淵谷溺風濤皆狂侮之人而戰兢自持者曾有是哉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聖人之所以教我如是如是而學如是而仕孰勞焉而不爲逸也君能操此心而不變焉將見其負重任而遠到也不難矣予以菲才處優閒之地愒玩歲月竊祿無爲嘉君之祇懼爲可進而愧予之怠肆爲自畫也君笑而謝曰明天子在位賢俊登崇吾儕不可徒自棄也幸相與勉之

贈湖廣叅議曹宗衡序

吏科給事中臨海曹君宗衡少時侍其尊翁宦遊閩中而讀

書于莆故今與莆之薦紳多往還而於予爲同年又特厚也
茲有湖廣布政司叅議之命其同官者偕來言於予曰宗衡
子最厚者能不言於其行耶宗衡嗜好書業每旦退直據藜
牀披卷對聖賢語亶亶忘寢食倦時策一騎覓勝流清語爲
歡過貴寵之門未嘗見其下馬坊巷僂利子遇諸途絕不與
言家事廢不治僮隸有以事問輒麾斥使去蓋靜重者也靜
重者取物不苟御民不煩挾是以往湖湘之民何其幸哉湖
湘密邇雲南貴州廣西方今三處皆戍兵夷寇盜其餽運之
費取自湖湘者累歲矣而又饑饉相仍民不飽煖者十八九
以不飽煖之民供餽運之費蓋不勝其煩悴矣於此而有靜
重者施善政以安之猶慮蘇民之未能而況貪凌輕肆之輩

又從而擾之耶予嘗攷之古史傳所載凡循良之蹟多靜重者所爲因之俯仰長嗟謂今之能靜重者何絕少也於絕少之中而見宗衡則宗衡必能大有所爲以惠湖湘湖湘之民何其幸歟歐陽公有言事患不爲蓋戒夫才足有爲而廢怠者也宗衡行矣能不以廢怠爲心則予日望其好音之至以告諸素所往來者喜交道爲有光也

恩榮三世圖詩序

莆九牧之林自唐時以鉅族稱其子孫事書業擢高科以登仕者惟邵州刺史復夢之後爲最盛國朝永樂初有曰永傑者爲刺史公二十二世孫以楷書選爲兵部司務陞行在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子克昭登永樂甲辰進士孫貴實登天順

甲申進士觀政都察院鄉之薦紳大夫喜其父子祖孫相繼
登朝命工繪恩榮三世圖以慶之又各賦詩贊詠其事進士
楊君朝珍陳君漢崇持以屬予序于上方自昔貴寵之家其
子孫非性之明學之篤而特立不羣者往往溺於所習以至
摧落故父有官而子能繼之者鮮矣父子相繼間亦有之至
於孫又能繼之者鮮矣祖孫相繼間亦有之而皆能舉進士
馳譽於文翰之林者則又鮮矣若今林氏一門三世接武於
朝而貴實父子又皆以進士顯是不獨莆人榮之雖天下之
人聞之者亦莫不稱嘆以爲不易得也予竊嘗觀諸天而驗
之人又攷林氏之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蓋天之眷祐于人
而使之貴盛光顯者以有德也德不足而僥倖一時者有矣